

经史百家简编

下卷

經史百家簡編卷下

湘鄉曾國藩纂

胞弟國荃審訂

記載門

傳誌下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  
結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  
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  
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  
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  
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

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  
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  
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  
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  
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  
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賜  
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事武帝受遺詔輔幼主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

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

皙疏眉目美鬢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  
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  
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  
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  
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  
女後宮爲倖仔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  
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  
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  
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蹶。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畱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適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

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

實四夷賓服

以上事昭帝誅上官  
桑丁燕王蓋主等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

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  
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  
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  
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太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  
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  
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由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主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主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主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主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主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  
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  
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  
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  
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  
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  
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  
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  
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夫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觔，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

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  
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陷駕  
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  
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主離席伏  
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竝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  
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

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  
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  
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  
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  
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  
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  
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  
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  
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  
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  
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  
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  
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  
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  
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

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

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以上廢昌邑王

光坐庭中會丞相

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  
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  
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  
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  
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  
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  
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  
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

光奉上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  
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  
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觔錢六千萬雜繒三萬  
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以上立宣帝自昭帝時光子禹  
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  
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  
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  
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一年地節二年

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  
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  
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  
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  
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  
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  
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  
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  
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  
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  
有所與功如蕭相國以上光薨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  
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  
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  
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  
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  
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  
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

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  
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  
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  
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  
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  
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以

光家驕恣  
不法事

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

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  
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

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瀆于衍行毒藥殺許  
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  
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  
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  
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  
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  
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  
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  
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  
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

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

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禹爲大司

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

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

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適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

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

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

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

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

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嗚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

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

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以上霍氏邪謀

之所

由萌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

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

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

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

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

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

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

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  
上竝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  
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  
觸以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  
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  
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鼯  
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  
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  
雲拜爲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  
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八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

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以上霍氏禍端

發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

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

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

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

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

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

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

上建發其事宜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

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以上霍氏誅戮

賞諸有功者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

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秦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

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  
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  
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  
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  
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補敘宣  
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  
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  
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  
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  
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  
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  
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以上許公所以得鎮  
汴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  
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以上公曰自吾舅沒  
五亂於汴者吾苗薶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

命劉鶚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

竝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

謹叟叫號於城郭者以上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

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

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

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

延旋軍以上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

公界覺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以上竝田弘正

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

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

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以上誅吳元濟也命公都

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

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

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以上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

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以上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夫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

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紉綺纈又

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廢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

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

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耐字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以上敘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

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身姦不得發主誅以成最  
功定次孰與高下

以上明許公之  
功卽通篇意旨

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

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  
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  
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  
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  
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  
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眾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  
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  
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  
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  
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畱其討不遵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  
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  
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  
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  
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  
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  
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  
驚人未中第益困久之間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  
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  
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  
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  
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  
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  
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  
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  
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  
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  
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甚久

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  
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  
謝。許諾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  
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巖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  
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  
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  
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  
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鐫石。埋辭以列幽墟。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以上述母語稱

父之德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

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以上崇公仕履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

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

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

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以上太夫人

自先

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

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畱守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  
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  
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  
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封贈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  
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

賜爵受封顯榮褒太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  
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俾知夫小子  
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甯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  
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

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  
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  
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  
深父也合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以上總括大意嘗  
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  
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  
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  
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  
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  
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

無所遇合至於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  
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  
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  
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  
豈特無所遇於今文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  
此蓋非余所能知也

以上慮深父之無傳

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

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  
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  
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

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  
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  
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  
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  
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  
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

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以上構卜怨之由

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以上詳敘卜入簡敘三敗

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  
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  
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  
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  
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  
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  
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  
詳敘慶鄭韓簡之語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滿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  
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  
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

實敘

戰事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引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

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

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以上敘秦獲晉

侯之事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

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  
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  
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  
晉於是乎作州兵

以上敘晉臣謀歸其君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

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

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

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  
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  
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以上詳敘  
前此筮事十  
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甯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戚謂之不免君

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以上敘秦晉之平

蛾析

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  
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  
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  
竝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  
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  
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  
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  
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  
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是凡人偏在遠  
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  
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  
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

西上見劉備約諸  
葛亮東下見孫權

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

以上  
魯肅

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  
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

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執耳非心  
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以上諸葛亮說孫權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  
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  
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  
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

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眾寡又不  
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  
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  
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  
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  
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  
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

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執耳非心  
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以上諸葛亮說孫權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  
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  
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  
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

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眾寡又不  
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  
肅迎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  
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  
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  
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  
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

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  
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  
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  
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  
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  
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

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孫權與吳臣廷議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

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

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

別過之備深愧喜

以上劉備  
往見周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

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

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

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

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  
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走遇泥瀟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  
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操  
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畱征南將軍曹仁橫  
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以上赤壁戰事  
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甯請先徑取夷陵往  
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  
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

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甯，甯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畱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

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夫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  
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文明  
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  
瀘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以上敘前世及  
憲宗平諾路

九

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  
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  
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  
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竝爲一談牢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

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以上命將伐蔡

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

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

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

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

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竝其眾洄曲以備十月

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

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

以上戰事

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

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  
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  
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冊上既還奏羣臣請紀  
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  
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  
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  
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  
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者  
頌頌蔡城其壇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殮右粥  
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  
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  
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旣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

以上生能澤其民

柳民旣皆悅喜常

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

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

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以上死能驚動禍福之明年春魏忠歐

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后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

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而竝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

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

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

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典志類

書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

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澗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  
邱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  
青州嶠夷旣略濼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  
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壓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大野旣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  
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鬚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旣豬陽  
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篠簜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浴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幹枯柏礪砥砮丹惟箇輅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漣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  
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厥土惟黃  
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  
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以上導岍及  
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以上導山四章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

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漾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  
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  
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  
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  
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澶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以上導水九章

九州

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  
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  
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  
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  
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  
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  
功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

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  
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  
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  
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  
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黃金益  
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  
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

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室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

義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以上言先富盛而後漸貧

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

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

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散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以上言因貧而進興

利之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

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

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

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

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置滄海之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

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

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

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

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劬虜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  
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  
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  
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  
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畱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  
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  
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  
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以上買爵興利之事三

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  
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  
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  
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驚於功利矣以上因言利而峻法文中樞紐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  
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  
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  
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  
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

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

首仰給冶鑄賣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以上

凡伐胡塞河穿渠養馬振災五者皆耗財之事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

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

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摘之其文

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

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以上鹿皮幣白金於三品興利之事四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二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

人矣

以上舉行鹽鐵興利之事五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  
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  
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諸賈人未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  
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  
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以上算緡錢  
興利之事六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

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  
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  
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  
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  
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何  
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  
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  
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  
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  
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  
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  
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  
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  
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

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卽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楮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  
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  
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以上雜敘時事文亦失之燕雜郡國多  
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  
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

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爲之

以上赤側錢及輸銅三官興利之事八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

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

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

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  
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  
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  
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以上卽治郡國緡錢興利之事九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以上

株送徒入財興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

間欲畱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初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與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

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  
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  
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  
爵關內侯金六十劬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  
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

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  
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  
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  
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  
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振饑巡幸擊越孽羌  
開邊田供初郡六者皆耗  
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倣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其以物貴  
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  
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  
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  
興利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  
事十二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  
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  
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  
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以上入粟得補官贖罪給復興利之事十三

於是弘羊賜

爵左庶長黃金再百觔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

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傲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

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凡興利之事十三分條敘之耗財之事十一併作兩處敘之  
興利之事以桑宏羊平準均輸爲最失政體故未引卜式之  
言以鳴其憤而以平準名篇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數十年間承正統者五代偏安者前十國後七國州之多少無定得失無常乃

能一一清晰如此故知能爲文者亦須有經世之才

鳴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  
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  
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  
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

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  
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  
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  
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  
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  
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  
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  
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尙光破蜀  
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

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  
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  
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  
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  
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  
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  
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  
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  
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  
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

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

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

永平

都

有

晉昌

有

永興

有

宛

有

秦甯

有

有

有

有

罷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

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郟

有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

有

有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平天

甯武

信威

罷

信彰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歸德

有

有

有

毫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輝州

有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鎮安

有軍廢

有復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義

有成義

有

有

有

襄

有初曰忠義後復為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蜀武雄

有蜀

有懷德尋罷

有

有

鄧

有宣化

有威勝

有

有

有武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罷軍

有復

有罷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智高晉

有建雄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鎮國

有保義

有

有

有

號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感化

有鎮國

有

有

有罷軍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忠武

有匡國

有

有

有

耀

岐義勝

有崇州  
靜勝  
有復曰  
耀州  
改順義

有

有

有罷軍

解

有隱帝  
置

有

邠

岐靜難

有有

有

有

有

雷

岐

有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有

有

有

有

威

有高祖  
置

有

有改曰環  
州尋廢

鄜

岐大保

有有

有

有

有

續百家類編

坊

岐有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有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忠義有有

有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定難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鳳翔

有

有

有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

義彰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

武雄

蜀天

有

有

有

有

成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階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鳳

岐

蜀武

有

有

有

有

乾

岐

李茂

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

唐有鄴都

有鄴都

有鄴都

有罷都

博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有

有永清

有

有

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有

有鎮雷

有

有

相

有昭德

唐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

唐有安國

有

有

有

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磁

有啓

唐有魯

有

有

有

鎮

有順

唐有成德

有順德

有成德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

義彰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

雄天  
武蜀

雄

有

有

有

有

成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階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鳳

岐

蜀

武興

有

有

有

有

乾

岐

李茂  
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

唐有鄴都

有鄴都

有鄴都

有罷都

博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有

有永清

有

有

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有

有鎮甯

有

有

相

有昭德

唐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

唐有安國

有

有

有

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磁

有啓齊

唐有復得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

唐有成德

有順德

有成德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定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滄

唐

海橫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

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

世宗

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漠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

世宗置  
尋廢

霸

有

世宗置

幽

唐

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

同大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媯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

雁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

永安

有

罷軍

有

永安

并

唐

河東

有

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

昭義

有

安義

有

昭義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

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靳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盧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吳忠正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秦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

宣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

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鎮南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

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

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

畱從效

南唐

畱從效

南唐

畱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

畱從效

南唐

畱從效

南唐

畱從效

福

閩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

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葵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

元璿置

吳越

吳越

荆

南平

荆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

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

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

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

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

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

山南  
西道

有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

武定

有後蜀

蜀

蜀

蜀

潭

楚

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

武平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

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

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建武遠甯

續史百家簡編卷下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龔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

劉龔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  
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  
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  
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

建甯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  
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  
茂貞義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  
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甯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逐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

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甯國鄂州曰武昌洪  
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  
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  
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甯  
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  
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  
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  
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

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甯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

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代

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不別出監者物務之名爾故不載於地理皇朝軍監始自置屬縣與州府竝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  
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  
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  
渤海

廢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

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滇陽置治滇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甯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件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棣德州

澶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汧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

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

若今永興本節

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言雍州京兆是也

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

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會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

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以上先事之備

州縣吏錄民

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

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

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

半之憂其眾相揉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

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

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

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

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文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

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

以上荒政大端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文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

之

以上荒政餘事

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

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夫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

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  
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  
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  
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  
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  
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推公之所已試  
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  
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  
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災

記云

雜記類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旣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身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

陽則轂雖敝不斂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  
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棹其漆內而中誑  
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  
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  
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  
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  
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  
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  
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身身得則無桀而固

不得則有弊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俾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俾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於鑿凡揉身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

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

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鞞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  
衡者中水直者如生馬繼者如附馬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  
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  
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卻行  
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  
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  
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  
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

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  
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  
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  
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  
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  
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  
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  
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

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

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  
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  
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闔門容小扃  
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  
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主宮門  
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  
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  
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眾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堂

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以上譏詭丞之不可爲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

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  
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身角一躡故迹破崖  
岸而爲之以上敘崔爲丞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  
塤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漉漉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曰哦其閒有問  
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以上敘廳壁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  
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

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

而與滁人往遊其閒

以上敘山川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

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

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

蓋天下之平久矣

以上弔古咏歎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

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

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

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

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

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以上民之安樂原於上之功德

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

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  
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  
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以上教而其大要則務使人  
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  
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  
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  
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以上修己之學則又  
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  
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  
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

則其素所學問然也

以上治人之學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

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

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

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

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

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

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

以上興學之效

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

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舉動唯其所

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

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

吏文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

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以上廢學之弊

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

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

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以上宜黃學之成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

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

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

以上總收文氣平衍

縣之主來請曰願有

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經史百家簡編卷下

終

東湖王定安校